

公元1900年-19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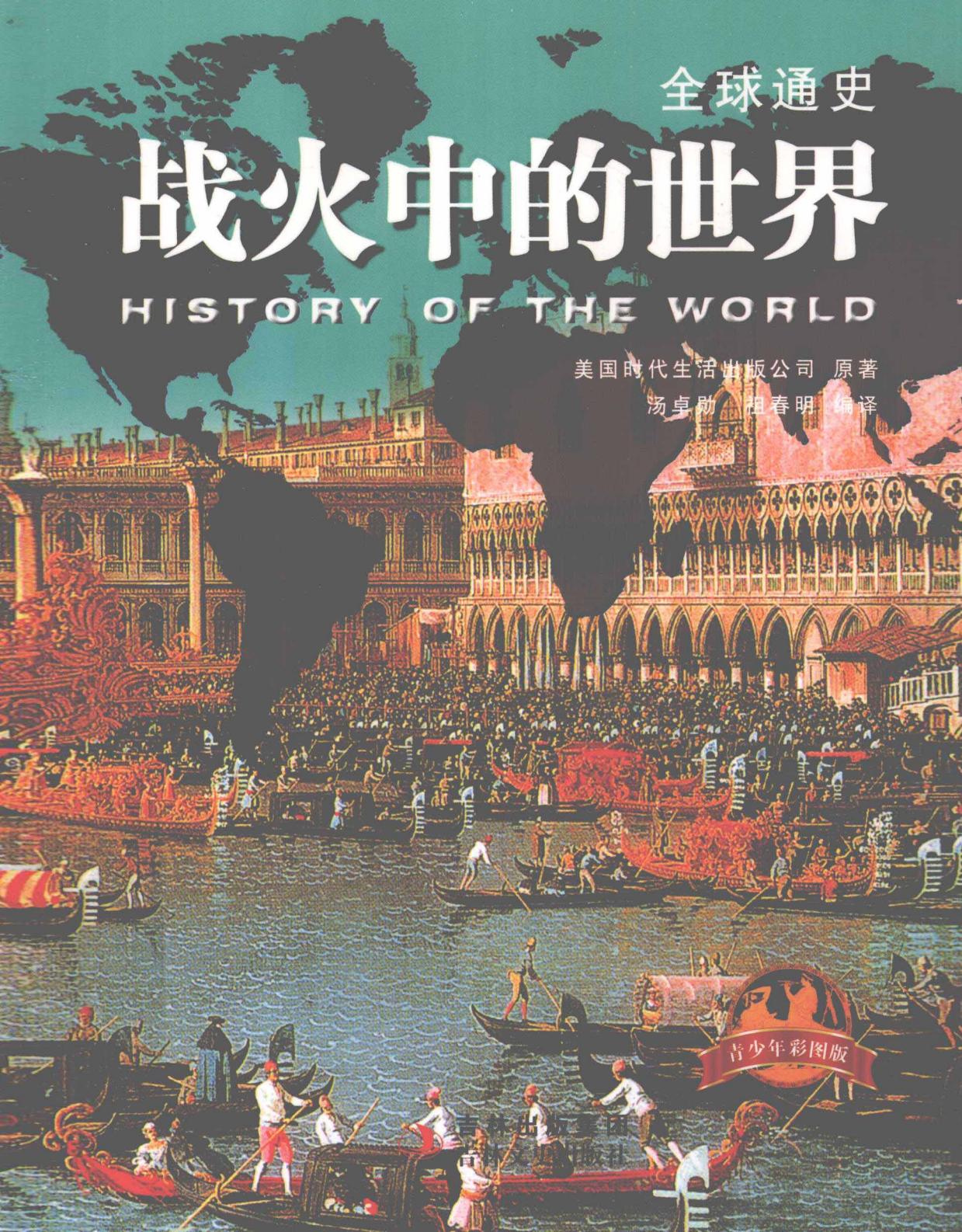
全球通史

战火中的世界

HISTORY OF THE WORLD

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原著

汤卓勋 祖春明 编译



青少年彩图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火中的世界 / 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著；汤卓勋，祖春明编译。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7（全球通史：青少年彩图版）

ISBN 978-7-5472-0270-8

I . ①战 … II . ①美 … ②汤 … ③祖 … III . ①世界史—青少年读物

IV .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6987号

Authorize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Published by: Jil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Limited.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 Time Life Books, B.V.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f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7—2009—2191 07—2009—2192

全球通史 战火中的世界

QUANQIU TONGSHI ZHANHUOZHONG DE SHIJIE

/出版人/ 徐 潜

/版 权/ 教育科研有限公司

/原 著/ 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编 译/ 汤卓勋 祖春明

/出版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www.jlws.com.cn

/责任编辑/ 袁一鸣

/责任校对/ 杨宏志

/版式设计/ 王 莹 徐 娇 马 佳 姚晓明

/印 刷/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170千字

/印 张/ 15

/书 号/ ISBN 978-7-5472-0270-8

/定 价/ 29.80元

公元1900年-1950年

全球通史

战火中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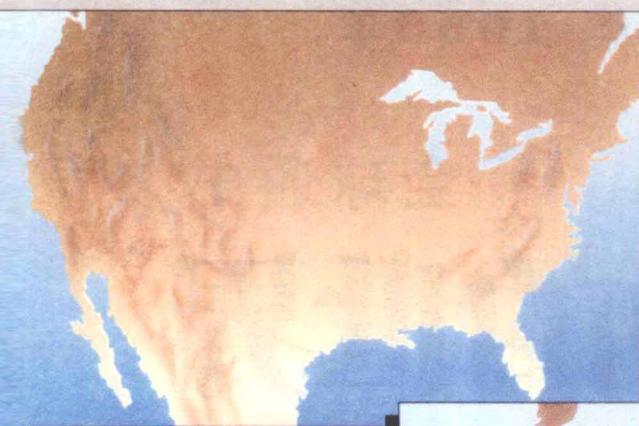
HISTORY OF THE WORLD

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原著
汤卓勋 祖春明 编译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美国



中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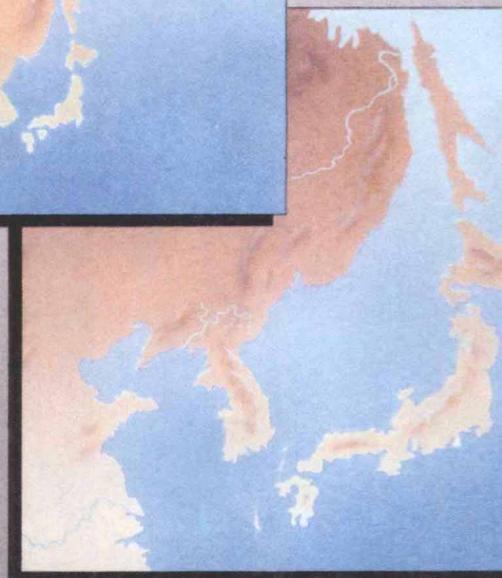


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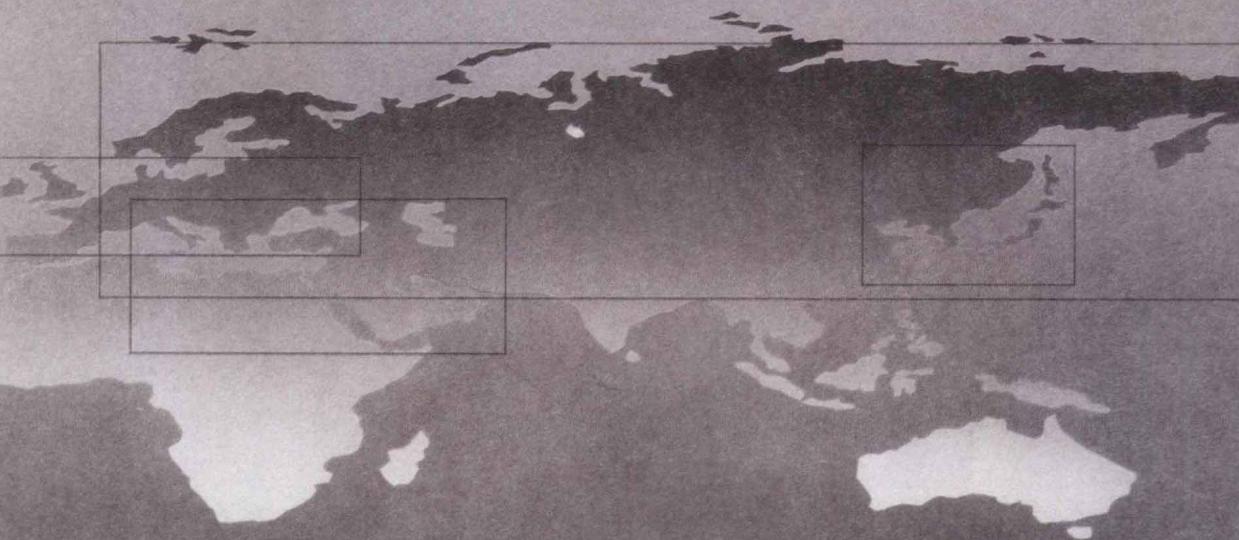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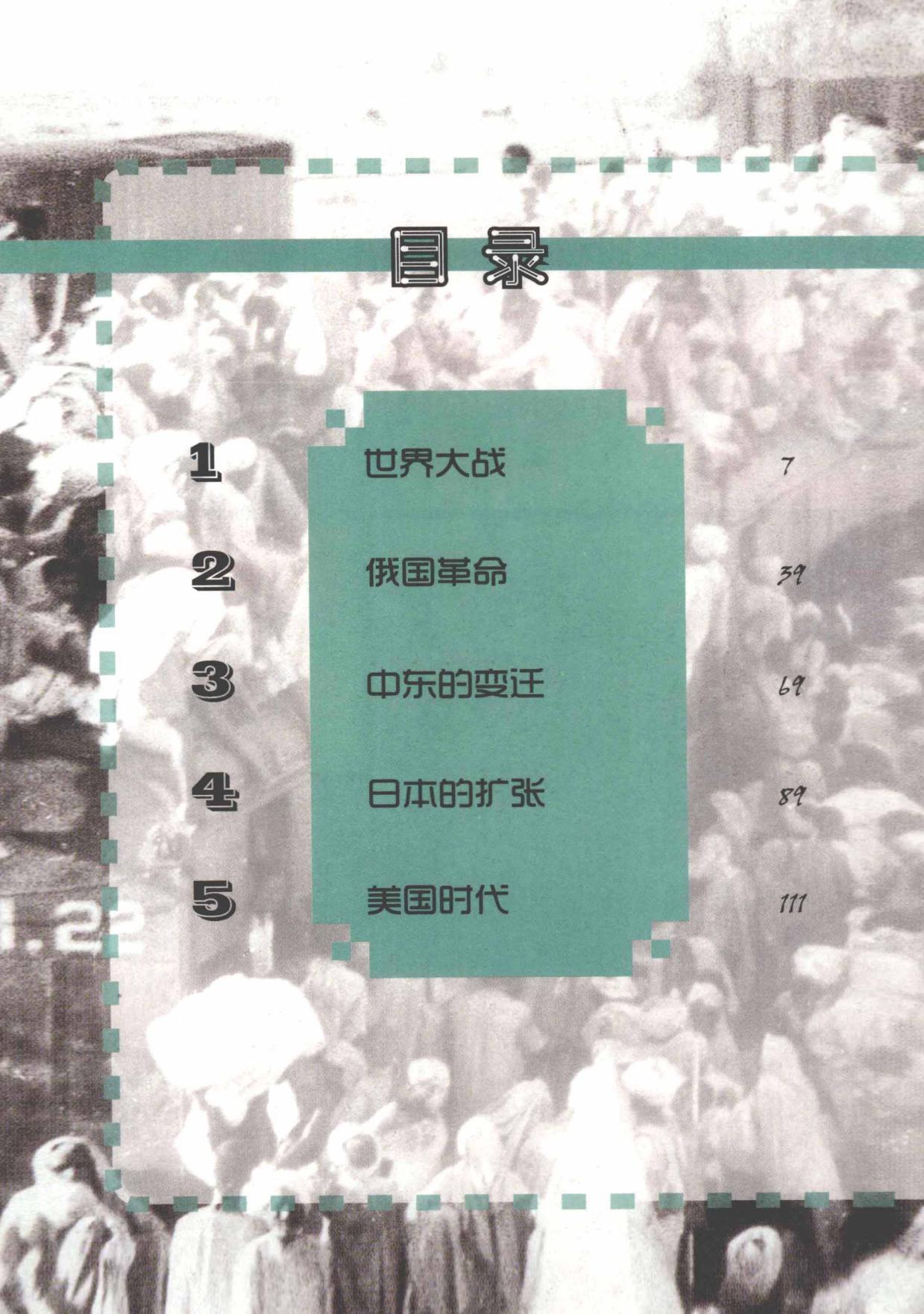
公元 1900 年 - 1950 年

俄国



远东





目录

1	世界大战	7
2	俄国革命	39
3	中东的变迁	69
4	日本的扩张	89
5	美国时代	111

⑥

欧洲的战争风云

129

⑦

战争的世界

163

⑧

印度独立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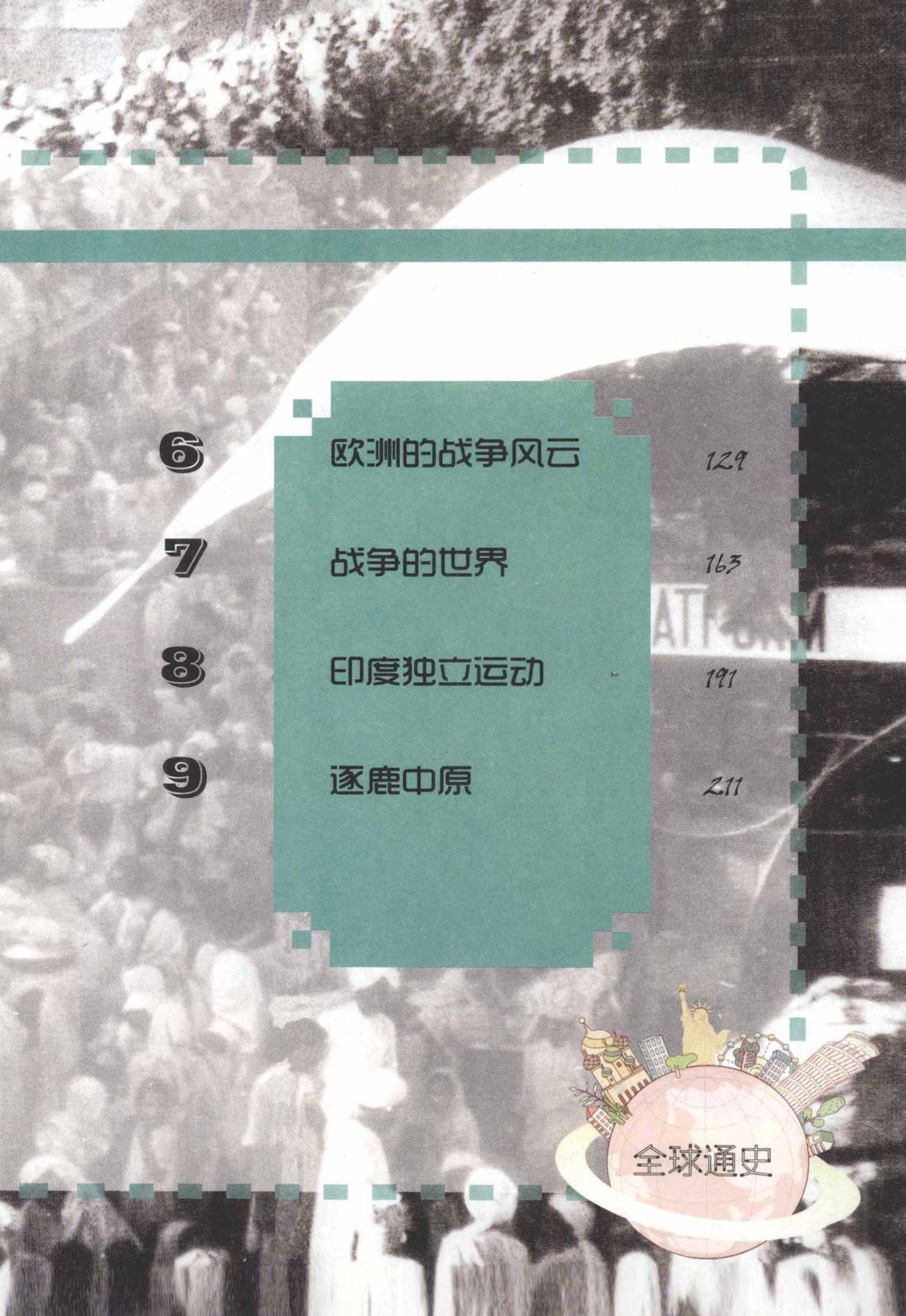
191

⑨

逐鹿中原

211

全球通史







1. 世界大战

1914年6月28日(几乎整个欧洲都像以往的夏季的星期天一样)又迎来了是一个享受休闲和日光浴的好时光。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和平和空前的经济繁荣，看上去似乎还将继续下去。当然，也有少数几个悲观主义者认为，自从一些经济大国分裂成敌对的两大阵营之后，一场重大的欧战正在逐渐萌发。三国同盟把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拴到了一起。与此同时，三国协约把法国、俄国牵扯进来，甚至无声无息地把英国也卷入其中。两大阵营随时准备在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兵戎相见。可是，在公元20世纪这个发展的时代，几乎没有预料到一场欧战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也没有人想到它会有多么悲惨。

就在这个星期天，奥匈帝国的大公、奥地利军队总司令弗兰茨·斐迪南，正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作官方视察。就在这天下午，一个谋反者跳上了大公的敞篷车，向大公夫妇开枪射击。几周之内，这两个先死者又引发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其后四年里，死去的人数竟达1000万人左右。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把全部的军事科技成果，都用到了杀戮对方的人口上。

大屠杀带来了政治上的变革。随着1917年的一场革命，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取代了沙皇俄国。德国的君主制也被推翻，并建立了共和国。由于内部纷争，奥匈帝国分裂成了几个小块，称雄一时的奥斯曼帝国也分崩离析。

到了1925年，一个新的秩序形成了。许多新兴国家的产生，给遍布东欧和波罗的海的民族主义者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希望。对工业化和领土扩张几近疯狂的“日出之国”——日本，开始逐渐支配远东地区。同时，在北美，作为全球舞台上的一个新的强者——美国，正活动着它的工业和经济的机体，也在伺机而动。

对萨拉热窝的攻击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以图获得重创效果。奥匈帝国只是靠着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效忠而联合在一起。权势聚集于日耳曼人(大部分居

住于奥地利)和匈牙利人身上。但是,47%的人口是多民族的斯拉夫人,以及外来的意大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也就是说,领土纷争问题还会更为复杂。

因此,当萨拉热窝的谋杀者后来被逮捕,并从他身上发现了塞尔维亚军队的武器,发现他受过塞尔维亚的训练,又是被塞尔维亚军官偷运入境进入波斯尼亞的,从维也纳那里传来惊叫声也就不足为怪了。

1914年初,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组成同盟国,英国、法国和俄国组成协约国,从而形成了欧洲新的势力平衡。奥匈帝国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后,把整个欧洲都拉进了战火之中。1916年8月,同盟国成员(标为橙色)包括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及保加利亚四国,向欧洲其他国家开战。只有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西班牙和阿尔巴尼亚(均标为浅褐色)保持中立。同盟国在东部地区取得重大战果,但他们的前进很快就在法国北方受阻(见左下方小图),战线几乎难以向前推进,直到1918年11月德国投降。





但是，在那个夏季里还有其他一些有影响的因素存在。奥匈帝国日渐没落，在1914年时，它已几乎完全成为哈布斯堡强大的盟友德国的附属。弗兰茨·斐迪南被刺身亡前几个月，德国刚刚完成基尔运河工程，这使得德国的军舰能顺利地从波罗的海安全转移到北海中去。就战争危机而言，这条运河具有恶兆般的性质，因为德国像奥匈一样担心着可怕的威胁。

的确，德国是富裕和睦的，它在欧洲也拥有最强的军事力量，它的军队纪律严明，而且还自信所向无敌。只要充分动员，包括后备役军人在内，军队人数可达220万左右。然而，德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其文化却很陈旧。在1870年统一之前的300年里，它曾经是个薄弱的支离破碎的国家，没有确定的国界，又是欧洲的战场。对国家的所有新生力量而言，对它的领袖、它的人民而言，他们时时感到自己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在德国制定政策的核心人物心中，既强大又惧怕的奇怪的心理同时存在，作为均衡势力要求的反映，一场重大的重新划分是在所难免的了。

欧洲也需要改变。首先，作为德国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象征的钢铁工业，很快就会变得依赖于进口矿石。而德国在西里西亚和阿尔萨斯、洛林的矿藏储量正在减少。在欧洲，最丰富的铁矿藏分布在法国东部，但法国人却不想与别人分享。其他欧洲国家也不想参加由德国控制的经济上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对德国的国家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于是，他们不顾人们对和平的渴望，把整个国家都纳入了全面的军备状态，并把军备当做获取民族进步的手段。

担任德军参谋总长的康德·艾佛烈·万·施里芬认为，在与法国及俄国的战争对峙中，必须首先对付他们中间的一个并迅速将其歼灭，以避免腹背受敌。如果攻击俄军，则俄军的庞大部队有可能撤回旷野中去，绝难取得决定性胜利。从逻辑上看，德国必须首先发动进攻法国的战争。按照施里芬的估算，德国在六个星期内就可以把法国彻底打败，然后利用自己发达的铁路系统向东部调动军队，对付闲着的俄国人。

事实上，若说施里芬的计划是一个解决德国战略困境的决策，倒不如说是一个军事幻想，因为它与普鲁士在局部战争中用已知的手段实施的攻击和达到的







目标相比，简直是大相径庭。施里芬忽视了这样一点：随着德军对中立国家的侵犯，会对其他欧洲国家产生某种道义伤害，这些道义伤害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德国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冲突。他的计划还有第三个明显缺陷，那就是前进中的部队在几周之内不得不以每天 30 公里的速度向敌方领土的纵深处挺进，因此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给养困难。

然而，在德国的领导人中，有个叫做赫尔穆斯·冯·毛奇的人（即通常所说的小毛奇——译者）。这个人曾于 1914 年任联军司令，他把施里芬评价为一个天才。在施里芬去世的那年，德国的人口增长从理论上满足了计划所需的额外兵源。参谋总部的人们坚定不移地等待着把施里芬计划付诸实施的那个时刻。

在德国，参谋总部的影响力很大，因为尽管德国工业很现代化，其政治体制却是腐朽不堪的。对于以威廉二世这个“最高军阀”为首的那个部长和将军们来说，弥漫在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现代思潮都是充满敌意的。在德国的心脏地区普鲁士，自由、民主还几乎没有被承认。

战争几乎是在 1912 年巴尔干半岛冲突时便已开始了。当时，奥地利人迫切要求对塞尔维亚进行联合进攻，皇帝和小毛奇都表示了赞同。但是德国海军司令艾佛烈·冯·蒂皮兹坚持说他的部队尚未准备就绪，加之基尔运河工程的牵扯，决策也就被迫推迟了。所以，小毛奇写信安慰他的奥地利伙伴：“一场欧洲战争或迟或早终要来临，而且最终必将变成条顿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斗争。”

在萨拉热窝的暴行看起来似乎是天意。1914 年的局势，对德国来说从某些方面看上去更有利。塞尔维亚在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后，除一点之外

摄于 1913 年 5 月的王室婚礼。德国的威廉二世皇帝和英国的乔治五世为了向公众显示友好，各自穿上了对方国家的军装。尽管这两个帝王是表兄弟，可他们的国家之间却是工业和海军方面的主要对手。1914 年，德国的钢产品产量远远超过英国，但英国几乎倾全国之财富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威廉二世与英国开战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

全部接受了奥地利所提条件。他们拒绝的唯一条款是：奥地利警察和法院有权在塞尔维亚领土上执行公务。而这唯一的拒绝就足够了，1914年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

也许，即使在最后关头，欧洲的这场冲突都有可能避免。奥地利的宣战无非是外交上的一个赌注，因为它的军队机动性很差，甚至都坚持不了几个星期的战斗。但是，俄国对奥地利的战争动员作出了反应，它也开始发动战争机器。

俄国既想支持自己的盟友塞尔维亚，又想表现得很温和，所以打算只动员与奥地利接壤的俄国边界一带的军队，以免引起德国的不满。但是，对俄国军队体制来说，部分动员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沙皇要么动员他的全部军队，要么一个也不动员。由于沙皇不愿意放弃塞尔维亚，所以下令进行总动员。

在柏林，施里芬的阴魂依然统治着德国的政治。如果俄国有时间顺利实行动员，同时又把对抗局限在塞尔维亚范围内，那么施里芬的这个神圣的计划——也是唯一的计划——就肯定会破产。但是，按施里芬计划所发动的大规模攻击是在法国战线而不是俄国战线，而法国又在危机中保持极大的克制。

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条顿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战役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占领了中立和毫无抵御能力的卢森堡。第二个步骤就是把德国大使留在了布鲁塞尔，他的使命就是要求比利时允许威廉二世的军队从比利时通过，比利时军队不得阻拦。比利时对此表示了拒绝。这样，德国便在8月3日又采取了第三个步骤——向法国宣战了。于是，在8月4日这天，德军终于侵入了比利时。

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德国政府的计划发展下去。奥匈帝国对俄国宣战后，三国同盟成员之一的意大利却溜之大吉。意大利曾允诺向奥匈提供援助，可现在它却袖手旁观了。其他友好国家，包括瑞士、瑞典、保加利亚及罗马，也都松了口，在关键时刻都保持起中立来了。

比令人生疑的盟国的背叛更可恶的，是英国的敌对行为。德国政府一直心存美好愿望，认为英国不会参与战争。德国外交官则想方设法试图使伦敦相信德国并无敌意，但它对中立国比利时的侵犯明显无视国际上相关条约的严肃性，终于使事情有了变化。英国把这件事看作是一种暴行，这一暴行引



起了理想主义者们的愤怒，于是在8月4日午夜，英国对德宣战。

就这样，欧洲大国都卷入了一场谁也说不清战争目的的战争，没有谁对战争的规模和战争的结果作过考虑，然而，对战争的迅速反应却是源自于野蛮的狂热。但是，战争是可怕的，所以几乎每个人都期望战争尽快结束。人们盼望全部战争和审判工作都在圣诞节前结束。

事情几乎真是这样发展的。施里芬的方案几乎实现了，尤其是法国方面为

弗兰茨·斐迪南大公是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就在他被刺之后不久，刺客卡夫里·普林西波就被驻扎在萨拉热窝波斯尼亚城内的军队和警察抓住。这个刺客是塞尔维亚的一名学生，谋反者之一。这些谋反者把近来奥匈帝国大公对波斯尼亚的访问看作是对自己国家荣誉的侮辱。这次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孤立性的事件，很快就演变成了全球性的冲突。



促成这一方案作了一切努力。在开始的几星期里，法国的战术几乎与其战略一样可悲可叹。官方人员宣称：“在总攻击中，只有两件事是必要的：弄清敌人在哪儿；决定应该做什么。至于敌人的意图如何则无关紧要。”在阿尔萨斯，法国精锐部队尽管表现不俗，但却为这个教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步兵们都穿着蔚蓝色的军服和深红色的长裤（法国曾蔑视德国人的土褐色和土灰色的军装），骑兵们都佩戴着闪闪发光的胸镜。他们带着匹夫之勇冲进了德军的阵地。德国的机关枪以其高超的机械精度把法国士兵像割麦子一样扫倒在地上。仅仅两个星期，法国就损失了30多万人。8月份结束之前，尚存者们都心惊胆战地撤回了法国本土。

在北部，对英法联盟来说，事情看上去更不如人意。德军的50万大军从比利时碾进法国，无情地把超过自己数量的法国军队和英国的六个远征军分队赶了回去。尽管一些短兵相接也曾阻止和重创了侵略者，但看起来侵略者仍然势不可挡。日复一日，英法联军撤退了。

8月底，德军再有一两天就能攻到巴黎了，法国政府也迁到了波尔多。但是，德军的攻击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恰恰相反，施里芬计划却全线崩溃了。小毛奇减弱了右翼的兵力。此时，俄国在东普鲁士发起了一次进攻。恐慌之下，小毛奇急忙从比利时抽调四个师去支援东部战场，但是由于部队抵达太晚而对那里的战斗无济于事。随后，在法国进攻阿尔萨斯受挫后，小毛奇下令在左翼进行反击，并占领了德国非常想得到的法国矿区。

与小毛奇所犯错误同样重要的，还有德军的行军效率很低。他们几乎筋疲力尽，给养不足，进展缓慢，甚至连皮靴都破烂不堪了。他们自己伤亡惨重，却不知道法国人是怎样用来复枪组成的枪林弹雨来保护阵地而又没有受多大损失的。对巴黎发动直接攻击或许已经力所不及。总之，指挥着最右翼部队的亚历山大·冯·克拉克将军失去了处在自己前面的进攻目标。于是，在9月1日，他命令手下的部队调头向南，向巴黎的东部开进，想在首都巴黎和凡尔登旧要塞之间的马恩河一带阻截溃退的法军。克拉克的调遣并不是小毛奇的命令，因为行军中的通讯几乎中断。在德国，人们只知道威廉二世的雄赳赳的部队已经跨过马恩河，而且还在行进之中。



在想象胜利的同时，情况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法国飞机为寻找冯·克拉克而在巴黎上空盘旋；法军总司令约瑟·霞飞也早已准备反攻。当德军开进到马恩河时，法国随即在巴黎周围组织了一支新的军队。9月6日，冯·克拉克的部队刚从首都绕过，法军就从他们的侧面和后面迫近了。（据一段神奇的传说，巴黎分队征集的新兵中，有几千名步兵乘着征用的巴黎出租车迅速地投入了战斗。）与此同时，在马恩河南岸的被几个星期的撤退搞得筋疲力尽的法国军队也停了下来，调转过头，以一种令德国人吃惊的狂热，开始追击和攻打撤退中的德军。

战壕生活成了上百万军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部队只要没遭受炮击，或者要准备进攻，就都得无休止地忙着维护战壕，令人深感身心疲惫。健康和安全能否有保证，取决于战壕挖得如何。厕所和保暖防空壕，与掩埋的电话线及阻击用的射击高台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战斗中的双方都得学会新的生活技能：铁丝网屏障被设置在双方前沿阵地之间的无人地带，甚至把坑道挖到了敌人的工事下面。

